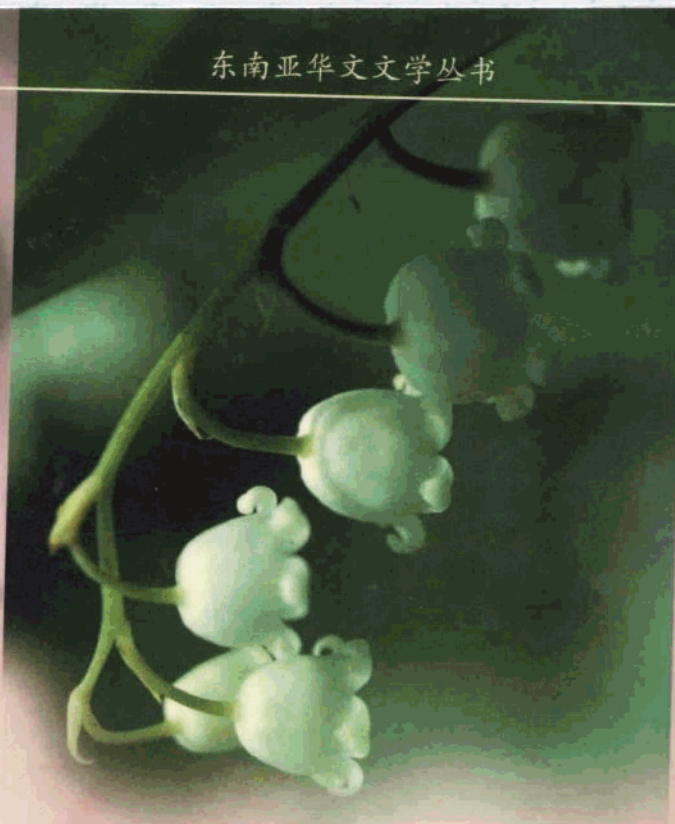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新马华文文学的 现代与当代

郭惠芬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序

杨松年

有人认为,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如果“研究”指的是关于新马文学史各个课题的探讨的话,这样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早在战前,我们的作者已经表现出对新马文学活动的关心,从1931年起,许多报章的新年特辑或专号都有总结有关年度的文学活动的报告出现;而关心文学发展史的,或讨论新马文学的起点,或论析多年新马文学发展的情况,这类文章,也可看到。虽然许多见解还不成熟,有些意见甚至有错误,但显现新马文艺界关心新马文学史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战前探讨新马华文文学史的作品,之所以会有见解谬误的发生,主要的是资料掌握的不足,例如林参天认为新马华文新文学从谭云山等人所编辑的副刊《星光》开始,这是凭记忆得到的结论,与事实不符,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战前文学作者的这些工作,奠定了以后新马文学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例如年度文学报告的作法,对后来文学史作者就有重大的影响。方修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持续地撰写年度文学活动报告,杏影、谢克、周维介、林锦也有这方面的作品。

重视全面掌握原始资料来撰写文学史的工作，确实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方修在旧报纸、杂志堆中的努力与积极耕耘，使他完成了战前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编辑，也撰写了战前新文学史的著作。苗秀也付出一定的力量，在旧报纸中发掘资料而完成《马华文学史话》一书。一些在教育界服务的文学作者也了解到收集资料的重大意义，而在李廷辉的领导下，编辑了自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文学大系。自此之后，许多涉及新马文学史的作品，多数是在两套大系中跳舞，没有办法跳出方修与李廷辉所编的大系的圈子。

20世纪70年代起，当第二代文学研究者投入新马文学史研究的阵营后，由于这些研究者或是在大学就读的大学生，或是在大学服务的教师，研究环境的方便，让他们得以阅读当时在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大量新马旧报章的缩微胶卷。于是比较全面的论析文学副刊的工作展开了，比较深入论析新马文学作者的工作进行了。文学史研究的工作又有进一步的深入。

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不少的荣誉班学生、高级学位研究生纷纷以新马文学史的方向来撰写荣誉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甚至博士学位论文。新马文学史的研究又呈现另一幅新的景象。这些研究生在清楚研究课题之后，认真与严肃地全面掌握有关资料，或深入到旧报章的缩微胶卷中翻阅副刊，或搜集专书、杂志的材料，或走访过去曾经活跃文坛的有关人士，然后仔细分析所见的种种资料与讯息。而所探测，所发现，所分析的成果，都得到东南亚文学研究界的重视。或者受邀在学报上发表论文，或者受邀在研讨会上发表所见，事实上这些后起的学术界青年英俊，确实也有让他

们足以自豪的表现。

郭惠芬就是其中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从厦门到新加坡后,她就孜孜不倦地钻研新马华文文学。开始时将重点置于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研究结果所出版的专书,获得学术界的重视,也激起她在这方面工作的高度热情。她一方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搜集与撰写关于战前新马新诗的论文,另一方面也注意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大的方面例如文学史起点,文学发展的课题,小的方面如个别作者与作品的论析。本书是她这一二年来的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绩。从其中一些篇章,如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起点的意见,可以看到她如何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发言,而所钻研的成绩,可以说,她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数十年来学术界对新马华文文学是从1919年10月《新国民杂志》创刊才发轫的一贯见解,也为新马华文文学界增添了不少在1919年10月之前所忽略的宝贵文献。对早期新马新诗的论析,也为学术界带来过去所没有发掘的景观。对于《戏剧世界》的探讨,更让各界清楚早期中西文化在新马文艺界传播、交汇的情形。至于对个别作者与作品如对潘受的创作、梁钺的诗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她读书与分析问题细致的一面。

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对新马文学研究将会有重大的影响与带动的作用。

读《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

庄钟庆

郭惠芬女士于1999年11月出版了《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一书,此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有专门的辞条介绍此书;新加坡《南来作家手稿图片展目录》,把它列为参考书目。这些说明了《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郭惠芬女士并不满足于此,她继续努力,又有新作《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问世,令人高兴。

从《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到《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研究工作必须有新的拓展,从选题来说,有关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的探讨,在当时文坛几乎没有人系统论述过,可以说是个新课题。《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与《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比较而言,也是个新课题。它围绕着现代及当代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学术界中仍然是个新问题。

选题是否新颖尚不能衡量学术研究的水平。关键在于研究者必须占有丰富的材料,并从中引出合乎情理的新见。郭惠芬女士这两本著作,都具有这个特点,既有翔实的材料,又

有自己的发现。这本新著善于针对学术界讨论中不同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例如第一编《马华新文学的诞生》中有关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即是一例。郭惠芬女士指出,她不同意学术界大多数人将1919年10月《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设视为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她以充足的材料作出这样的断定:这个新起点应推前至《国民日报》的副刊《国民俱乐部》大力提倡“新文艺”的时候,也就是1919年6月5日。

当然,新见解的提出,除了事实依据外,还要有科学理论的支撑。郭惠芬女士在这两本书里坚持这样的文艺主张:新马华文文学既有继承性,又有独特性。她在《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一书对于当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断,在充分肯定马华文艺独立性的同时,又不否定“南来作者”对于推进马华文艺发展的作用。她在《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一书中对于马华现代小说、新诗、戏剧的评论,并不回避中国新文学给予早期马华文学的影响,然而更为注重马华文学的独立特色及其价值。

论著除了要求选题、见解新颖外,还要讲究表述逻辑性、艺术性。郭惠芬女士这两部论著注重表述科学性,且有一定的效果。表述的艺术性,这是非常高的要求,不是一般学者所能达到的,因此必须努力以求!

我们期待郭惠芬女士在总结两本论著的写作经验后,献出更高的科学水平与表述水平的崭新论著。

目 录

序.....	杨松年(1)
读《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	庄钟庆(1)
导言:多元文化撞击下的新马华文文学	(1)
第一编 马华新文学的诞生.....	(7)
一、马华新文学的先驱:	
1915 年至 1919 年 6 月马华白话小说探析 ...	(7)
二、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	
《国民日报》与《益群报》探析	(21)
第二编 马华现代新诗与戏剧.....	(49)
一、脱茧而出的新蝶:	
马华新诗的诞生与崛起(1919—1924)	(49)
二、砸碎镣铐的缪斯女神:	
早期马华自由体诗探析	(67)
三、飘洒在马华剧坛的欧风美雨:	
《戏剧世界》(1924—1936)探析	(115)
第三编 马华现代作家与作品.....	(129)
一、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潘受与早期马华新文学	(129)
二、青春风采丽人行：	
姚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148)
第四编 新华当代新诗	(163)
一、笔画展汗青：	
论梁钺诗歌《笔画极短篇》	(163)
二、社会人生与历史文化的多棱镜：	
论梁钺诗集《浮生三变》	(174)
后记	(191)

导言： 多元文化撞击下的新马华文文学

新马华文文学指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一般上而言，在新加坡独立（1965年8月9日）之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统称为“马华文学”；新加坡独立之后，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称为“新华文学”，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则延续了“马华文学”这个名称。

对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产生的新马华文文学，杨松年师认为可以参考中国文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区分和处理方法，将新马华文文学分成“现代”与“当代”两个部分，其中“现代”与“当代”只是时限的称谓，即把新马文坛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至1965年8月新加坡独立的这一时限内产生的华文文学称为“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可以涵盖新旧两种文体的文学），而新马分家（1965年）之后的新华文学，则是“新华文学”的“当代史”。^①

本书采用杨松年师在时限上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区分方法，并结合文学界/学术界有关“马华文学”涵盖新加坡独立前

的新马华文文学的共识,将新马华文文学分成“现代”与“当代”两部分。由于本书着重探析的是新马华文新文学,因此书中将新马分家之前的新马华文新文学也称为“马华新文学”,1965 年之后的新华文学,则称为“新华当代文学”。

二

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在从事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工作。由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新马华文报章,而在五四时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马华新文学作品极少有单行本的情况下,这些报章副刊登载的文学作品就成为研究早期新马华文文学的珍贵资料。笔者有幸接触到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而对新马华文文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认识到马华新文学从诞生伊始,就置身于多元文化的撞击之中,其承传与流变的形态,是吸收多元文化后整合和创造的结果。

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当时在新马从事报章编辑工作的华人知识分子大多为中国移民,他们与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深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常常因应各种影响而做出回应。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些较为激进或追求革新的马华报章编辑,在内忧外患煎逼下,立刻迈开大步,急起直追,成为提倡和推广新思潮与新文学的急先锋,使马华新文学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的 6 月间就正式登上马华文坛,开创了马华文学新的历史篇章。

马华新文学从诞生至崛起,就置身于一个多元的文化空

间。首先,它延续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力图扬弃其有悖于新时代的落伍成分时,又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以丰富自身的文化积淀。其次,中国五四新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使马华新文学从思想特质到文体形式都受到深巨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催生下的马华新文学,由此走上新文学的道路,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在很大程度上追随中国文坛,随着它的起伏而波动。再次,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影响下萌发的,五四新文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马华新文学从诞生起,就一再表示要“容纳世界最新思潮、最新学说”,其后也没有中断过对西方文化的引介与学习。最后,新马华人一直与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印度人等)杂处而居,不能不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空间下,新马华文文学的承传与流变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多元文化的撞击,就没有现当代新马华文文学的风貌。那么,新马华文文学如何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又塑造出自己独特的样貌,这是我们在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史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新马华文新文学只有 80 余年的历史,即使从 19 世纪出现的旧文学算起,新马华文文学也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作为由移民文学发展而成的独立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其文化积淀尚欠深厚,显示了“先天不足”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以及华文的日渐式微,新马华文文学也面临着“后天失调”的缺陷。在这种双重困境里,新马华文文学将如何游刃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并塑造和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是一个需要写作者们共同

努力的课题。新华诗人梁钺就说过：“作为一个新加坡诗人，一个用华文写诗的新加坡人，必须写出具有新加坡个性的华文现代诗。这样的诗，必须有别于大陆、台湾以及其他地方的华文诗；这样的诗，虽然以中国的华文诗为传统，却能吸取西方、马来及印度诗的精髓，形成独特的气韵；这样的诗，让人一读，就能看出新加坡的文化特质和审美情趣。”^②

三

本书将新马华文文学放在多元文化的空间里，着重探析1915年以来的新马华文文学，尤其是五四运动后至今的新马华文现当代文学。

√马华新文学虽然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产生的，但在1919年6月之前马华文坛已有白话小说的存在。本书在开头部分探讨1915年至1919年6月之间出现的马华白话小说，从中可以见出其与中国清末民初盛行的通俗小说，以及外国翻译小说的关系。因此，在马华新文学正式诞生之前，马华白话小说已经受到中西多元文化的撞击。

在马华现代文学部分，笔者根据最新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试图对学术界多年来有关新马华文文学的一些定论提出质疑，其中如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问题，马华新诗何时诞生的问题，并通过对文学史资料的研究和论析，进而提出与学术界不同的看法和结论。不过，尽管笔者的观点不同，但对学术界前辈方修先生等人一直深怀敬意，因为马华新文学史的建构，是始于方修先生的，如果没有方修先生的努力和奉献，就没有马华新文学史的呈现与研究。

刘俊文

本部分也根据所掌握的原始资料,尝试对五四时期至1930年左右的马华新诗诞生和崛起的情形进行探析和研究。早期马华新诗中最初和最重要的诗体——马华自由体诗承传流变的形态是学术界所极少触及的,其如何在中国传统诗歌、五四新诗以及外国诗歌的影响下进行整合与创造,从而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是本书所力图描述和论析的,希望读者能因此对早期马华自由体诗有较深的了解。

此外,本部分也通过对马华戏剧副刊《戏剧世界》的研究,以探讨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戏剧,如何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被引介到马华文坛并产生影响。

在本部分中,笔者也对潘受和姚紫这两位著名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研究。潘受先生和姚紫先生都是早期从中国南来,后来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并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华文作家。他们身上交织着多元文化的深刻影响,并能够兼收并蓄,因而最终达至人生的艺术高峰。

在新华当代文学部分,笔者着重研究新华诗人梁钺的新诗。这位中年作家,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华文文学开始式微后从事创作的。他的作品呈现了新华作家深重的文化忧患意识与社会良知,其关怀视野甚至超越了国界。在这代诗人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兼收并蓄的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在海内外的学术刊物、文学刊物以及论文集上发表过,如中国的《北京大学学报》,新加坡的《亚洲文化》、《新华文学》和《锡山文艺》,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以及《姚紫研究专集》^③,《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④,

《面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⑤等。如果本书的某些观点与笔者此前发表在上述书刊上的观点有所不同,当以本书为准。

本书的许多资料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早期马华报章,由于有些拍摄成缩微胶卷的报章字迹残缺不全或模糊难辨,笔者在引用资料时,只好将无法辨认的字词以方框“□”代之,敬祈读者见谅。

注释:

- ①参见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初编》(新加坡: 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 年),页 5~6。
- ②梁钺《浮生三变·自序》(七洋出版社,1997 年),页 VI。
- ③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 年 12 月。
- ④许文荣主编《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2001 年 9 月。
- ⑤第四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选编组编《面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

第一编 马华新文学的诞生

一、马华新文学的先驱*：

1915 年至 1919 年 6 月马华白话小说探析

(一)引言

在马华新文学诞生之前，马华报章副刊和文艺版上曾刊登一些以白话文创作的小说。这些白话小说在以文言文为主要书写形式的报章上十分醒目，它向读者昭示一种与传统文言文作品截然不同的文学模式，值得我们深入探析。

然而，除了杨松年师关注过新加坡《新华侨》杂志和马来西亚《檳城新报》在 1919 年之前出现过白话小说，^①以及李志研

* “先驱”意指在马华新文学出现前的白话作品。

究过吉隆坡《益群报》于1919年8月起发表一系列白话新小说的现象外,^②学术界在研究马华新文学时,大多将研究的视野专注于1919年10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创刊后的马华新文学,至今尚未有人对1919年6月5日之前的马华白话小说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在此笔者将就1915年至1919年6月5日的马华白话小说进行探析和研究,以填补马华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研究的下限止于1919年6月5日,是因为其为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

关于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和苗秀都以1919年10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19—1941)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办作为标志。^③然而,笔者经过研究后,认为马华新文学并非迟至1919年10月《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创办才发端,而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就由于新加坡《国民日报》(1914—1919)及其副刊《国民俱乐部》和《新国民》,以及《益群报》(1919—1932)及其文艺版的提倡新思潮和新文学,而分别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正式登场。笔者鉴于《国民俱乐部》于1919年6月5日正式提倡“新文艺”,从而揭开马华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因而将1919年6月5日界定为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参见下文《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

需要说明的是,1919年6月5日之前的马华白话文学,除了白话小说外,仅有极少量的白话散文,笔者在探讨和研究1915年至1919年6月的马华白话小说时,为了集中研究,就不再涉及这些白话散文。